

朝野記言 十四

共十四

13
1491
14



門 1408
號 1491
卷 14-14

禍福
炎涼
請託
慶變
嫌路
復讐
文章
書翰
文集
碑誌

人事門



雜術
靈異
報應
雜考



禍福

尹氏之廢也

成廟常以諺書書其罪遣中使及承旨一

貲逐日隔帳諷讀冀其改過而復壺位尹氏終不改意

賜死燕山臨朝盡殺其時承旨蔡壽者以不解諺書獨

免死鵝城雜記

燕山獺於郊

中廟時為晉城大君奄焉獵罷燕山乘

駿馬謂中廟曰予自興仁門入甬自崇禮門入後者

當以軍法從事中廟大懼靈山君密白於中廟曰無

憂也吾馬甚駿於御乘非我莫能制即微服控馬而從

其走如飛至闕門少頃燕山繼至中廟遂得免人謂

靈山與馬皆為

中廟應時而出云

涪溪記聞

張頌相順孫少時貌類豬頭燕山幸星州妓一日宗
廟祭罷敲牆于宮中妓見而笑之主問之妓曰星州居
張某人皆目為豬頭故哂之主疑其為愛夫速斬豬頭
以未時張方家食被拿行至咸昌公儉池下歧路有猫
越路張請于都事曰我平生赴科見猫越路則必中今
日又見此猫于歧路而由此徑則捷願此路行都
事許之到縣聞宣傳官奉命促斬豬頭直下尚州密知
反正之參故徐行還至嶺則已反正張免死人之生死
莫非閑穀鵝城雜記

世之欲以一己恩讎求以禍福人者皆不知命者也當
宣祖中年金公諒者以仁、嬪之兄荐被囚眷人多輻

輳而有一朝官尤親昵其綾城家心思其為人言於稠
中口我八臺閣必駁此人朝官怨其公次骨使公諒為
中傷計 宣廟慮其公或為他日仁嬪子孫之害時
元宗在定遠邸遂以具公妹配 元宗是為仁獻王
后 仁祖改玉具公子孫勳戚累代隆赫富厚近百歲
而猶未艾究其所由則皆出於朝官中傷之計禍福之
未果可以人力為之乎世之欲求福者與欲禍人者視
此則可以知事皆在天而人不可以容力也 公私見聞
人之死生由於命有莫之為而為者李叅判敏求以都元
帥從事在閑西晒定州妓甚昵巡列邑將閱武于兵營
與妓約以某日會于兵營行到龜城妓往往嘉山報至

李不勝情更取嘉山路行未五里迨反遣突騎劫龜城
府使韓明璉以叛殺金吾即宣傳官之拿明璉者使李
若取直路或留食頃必為迨所殺也文晦之上皮也丁
監司好善為安邊府使名出告書被拿行至金化金吾
即猝患惡病留半日故未及至而迨反書至被逮而繫
獄者皆被亂斬一無免者翌日丁至下獄迨兵逼京城
上出幸公山繫獄者皆見誅而丁弟好恕以定州牧使
斬迨使起兵勤王以此丁獨家救此可以智謀救之耶
信子死生有命也荷澤錄

王子仁城君遭戊辰之禍諸子皆竄配及宥還藝處畏縮
不高車馬丙子臘月西報粹至 上入南漢仁城之子

海寧君將扈從家中只有頌賜貢馬而無馴擾騎載之
事鞞鞞箱勒則前搜後跳殆不可乘而事急不得不冒
死騎之或躍或驟終能追逐屬車得入山城 仁祖聞
其未甚嘉之豎還都遂下仁城復官之命緇有仁城諸
子付祿之恩海寧嘗謂人曰人家禍福之至莫非天數
當時吾輩之復見天日皆由一馬之力也云閱居謾錄
丙子之亂朝廷以江都為金城湯池將募兵于此擇帥臣
可以守禦者金昇平壘舉其子慶徵為檢察使率家屬
偕入及城陷金公闔門受禍最酷慶徵又以失守賜死
金公始以江都為遺種處反作取禍之基若使金公一
以死生付之於天毋論夷險聽天所命則天未必死之

雖死與其死於罪孰若死於國事哉公私見聞

永安尉洪公柱元常語諸儀賓曰人之貧富各有分限而不知其理者彊聚財貨未嘗不遭慘禍國家昇平時有一公子富甲一國寶貝奇玩殆逾節歲晚得妾女婚妖惡無比欺蔽公子盡取其好田地歸己媼產子孫未之有得及壬辰倭亂公子載寶貨避兵山谷我國無賴子以火炮邀路殺之掠取寶貨而去其妻女婚在光海朝與金尚宮等諸姬締結作惡人莫不切齒仁祖反正後伏刑籍沒其田土今為靖社功臣所有公子家一生勞心珍玩之蓄只為殺身之資許多國家賜與之田土歸於一妾婚終為功臣所有豈非可哀之甚者乎又曰

丙子秋間北報甚惡國家以江都為金湯盡以宮中諸物輸入余家受賜書冊服玩中珍異者亦為預送江都其留置京第者不過尋常書畫及略干衣服而已其冬胡兵果狩至遂盡棄京家所有單身入江都及江都不守公私百物一無所全事定歸家則京家所留皆得全焉孰謂置江都而盡夫之置空家而能存耶人間萬事皆如此凡人之經營作為徒費心力而已亦豈非可笑乎公私見聞

有武人曾以罪謫某地蒙赦而仍居者一宰臣問何不返京而仍居武人曰天之所以愛人者至矣而人不知之怨天尤人皆非達理者也吾少時膂力過人且善弓馬

沈完遠以元勳大臣廣求力士聞吾名遇之時厚日賜
食月賜衣吾以微賤武人受知貴人常欲為相國一先
時吾方以習讀從仕有不良僚負以非罪搆我罪將不
測完遠蓄輕其罪編配之比地是癸未冬也翌年三月
完遠謀叛事發親押門客無不被逮而死吾始覺完遠
之厚我者欲用於犯闕時也使我當其時則雖欲不從
勢不可得赤族之誅理難得免而吾以在謫之故獨全
性命此吾福地擬將世居而僚負之當日構我反為福
我人間萬事惟當順受不可經營於禍福之間每以此
戒後人云目結錄

外王父叅判公

金光

癸卯歲自嶺南仁再叅戶曹柳公仁

淑判天官公與之相厚引公為知事累與宋搆壽具
壽聃李任李濬等充入三司之至凡十六度而終不蒙
點人皆以為恠最晚為全州府尹以出柳公甚惜其公
乙巳柳公賜死以其薦為言路者皆罹奇禍以公之
直當其時必觸人之怒幸而卜避免焉禍福之不
可料也如是識小錄

天然南中僧也身長八尺膽力過人早從高峰學易頗通
大義及退溪高峰論辨性理然持簡牘往復能記其間
語義年八十餘康健不衰常為余言平日受知於朴思
蒼相公常在永平庄舍戊子冬鄭賊汝立在全州送人
馬要然辭不行已丑春鄭賊又送人馬書辭勤懇且

寄一綉祀然即着祀跨馬行一日程夜忽自念我今行
彼新知之樂序比思菴舍舊從新非義也即修書致謝
捲還其袍杖錫還到永庄則思菴恠問之知其案情益
加信愛是冬汝立達謀彰露始知其所勤請竟有所在
至今思之每覺寒慄云 時翁謾筆

炎涼

光海朝有崔姓宦者膂力過人諂事寵姬常曰吾若臨亂
誓不離君側一步地以效死使以其言流入於 光海
之耳 光海甚愛之解衣之之推食之之常曰朕有度
亂後我以死者必比人也至癸亥反正日義兵近闕
光海跳出北門曰崔某安在崔某安在連呼不絕時崔
宦已踰牆出迎導義兵矣 日繙錄

丁世後 昭顯世子質于瀋陽 孝廟在鳳林邸亦在質
中有一士族武人回事往瀋陽相世子知壽筭不永而
見 孝廟有聖德竊揣謳歌終歸 孝廟事世子全無
人臣敬公之義而盡心效款於 孝廟謀所以得 孝

廟之歡者靡不庸極 孝廟默察其懷二心要後福深
惡之後武人罹送獄送節不明而 孝廟斷之以大辟
臣僚莫能測度後 孝廟舉此事語 顯廟曰武人嘗
不敬於所當敬之處而致誠於不當致誠之地予以是
知其心足為惡送若不殺終必為國家害故不得不殺之
爾 目錄

南人宰臣某與金相錫胄交密建庚申後則慕相國尤倍
貽書乞索殆無虛日又有一宰見金公策勲位隆殺
踵門感稱叨業至已巳其兩宰皆據權要而恐以前日
趨付金相得罪於時議每於廣坐之中詬詆金相擬掩
前日相親之跡人之知其事者皆啟唾其面又有西人

士夫事許及第積如父門候謁殆無虛日別造茶果以
供之及至庚申允可以罪許家者無不攘臂居先人皆
側目又有西人朝士為李及第元禎所愛甚得吹噓及
庚申及第逮獄其人恐或招誘於時議斥辱及第無所
不至其後已巳及第復官判書其亂叅議聃命在嶺南
起廢違拜華要其人作書通懇懇厚致饋遺叅議不納
還之聞者代慙 閑居漫錄

睦及第未善已巳後久在相位有一武官乃士夫家子也
特被眷待視如子孫仰若父祖人無不知者至甲戌朝
著搜局武官恐以睦家門客不得仍居舊職日往新相
家於象坐大言曰睦某未有一事可生之道吾則知其

必敗故絕跡有年矣其後新相第坐客一人以其舊職
往別及第誦行於郭外村舍則武人方在側執鄙事治
行具如子弟見其人知是伊日新相第客面色如土舉
止慌忙游辭周遮之狀令人大漸有政府儻徒見而笑
之曰曾於某相第也見如此人今又見之不知前頭幾
度更見云閩居漫錄

請託

世宗朝許恭簡公誠性執嘗為史判疾人干請有請必反
其意有一朝官嘗補外寄請南道乃授平安道邊郡一
文士請為文官華職乃授外教授興德寺僧一雲權詐
多智詐欲任斷俗寺誣訴曰聞西都永明寺山水之勝
欲往一住若斷俗吾事去矣數日批下雲任斷俗雲笑
曰老賊已墮吾術中華苑雜記

成廟朝李贊成諱為刑判知敦寧成世明有私囑諱惡之
後逢於闕進世明進揖諱揮而絕之曰宰相敢區區何
足示人世明幾仆地其奉添不撓類此及其卒朝野惜
之比之包圍羅名臣錄

中廟朝李留守世英為都承旨國法都承旨與政批故例
多閑請公獨拱默不言政曹嬖其自擅謂曰公何無所
言公曰奉寶出納王命承旨之任若進退賢否有司在
焉同列愧讞及安潤德緒為承旨不旬月官其姻婭舊
恩殆盡時人尤重公之介陰崖雜記

先生自言丙寅行抵醴泉邑有踈族寡婦送婢未言窮居
累年無所依賴傍有惡少爭訟家舍今維決得當納質
布三十餘疋家無一尺之儲願施德音以濟窮戚吾不
欲以私撓公再三揮之既又思之彼之於我維曰踈遠
自祖先視之一般子孫我豈可視若路人以察告太守
乃盡滅之不知吾事於義何如退陶言行錄

潛治朴先生

誠知

曰先輩尚有因循請託之事栗谷先生為

黃海監司時先君任松禾縣監一日監司移閑逮捕縣
境謀弒主之賊先君即發刑吏率軍捕得乃是十餘歲
童奴重被刑杖者蓋得罪於厥主不忍其苦而逃來也
先君囚之獄而牒報監司即令上使先君不從又報曰
此係綱常必須啓聞于朝義禁府都事下未拿去乃可
栗谷乃讞曰此非弒逆特因李郡守請移閑耳幸勿堅
執先人又報曰必須李郡守自未縣庭供以誣告然後
因可出栗谷更引咎致讞治谷三官記

鄭恒齋宗榮

宣廟朝名臣也冰蘖一節終始不變至入
於清白之選而其長兵曹行出街路則有數十小兒列

拜於前曰某等乃伐羅司僕也威公之恩謹此奉謝如
是者累十處鄭公恠之愕問於親知有一人語之曰世
言公受武人所賂伐羅一坐大鑰除其人為司僕小兒
輩必聞此言而嘲侮之耳鄭公反求則其除司僕案因
其妹氏之請而妹氏謂夫家孽族故不得不從之更為
探問則其妹果受武人之伐羅而案非夫族也世謂某
宰受某人賂除為某官者雖未必皆然而亦必有所由
論人者不可據為斷按得誘者亦不可指為誣已詳思
細訪必如鄭公而可笑公私見聞

忠清道德山地有求仕契各出米穀歛散取息積貨無穀
每值都目大政時則除出累百已以給契負西人使自

求仕其人行賂京中無不遂其所欲故契負之每都目
得官殆同仕蒞應遷者其中一人因白沙李公之薦得
官而白沙決非貨吉者其姪鰲山君擢男為德山倅稟
問于白沙白沙曰非我知之漢陰知而薦之耳蓋契人
知白沙之不可賄交納賂於漢陰之妹氏而其妹請於
漢陰吹噓而得官白沙唯知漢陰之不我欺而不知漢
陰之見欺於其妹氏契人之術亦巧矣公私見聞

金文忠公尚容在 宣廟朝陳于榻前曰士大夫私札之
行於吏兵曹者已是可駭事而近日則婦女該札公行
於兩銓至有以此得官此習不止終必為亡國之兆也
至 光海其言果驗公私見聞

宰臣某與金清陰尚憲同入試院宰臣曰吾家婦女得受
賂之謗而吾實不見其受賂金公曰設或受賂公安得
見之公於婦女之言能一切不從乎宰臣曰間或從之
金公曰此所以賂行也安得無謗公於婦女之請一無
見施者則雖捷而使細賂必無遺之者宰臣大悟歸家
之後一如金公之言舊習頓革謗亦隨止婦人輩知其
有所受常罵金公曰彼老漢自為清白吏足矣何令人
效之使我喫苦如此自編錄

仁祖朝崔逢川鳴吉為銓長累歲鄭陽坡太和以其姑母
夫求邑事累謁公為托公不應後又求請公曰某公欠
剛明守令閔氏休戚公維勤請不敢奉施陽坡乃上陽

坡每舉似於人云逢川之為官擇人政道不苟如此
每補歎 昆崙集

昭顯世子之在瀋陽也頗事營造有尚方雕工慎姓人得
幸於世子。使人請於兵判李迺陽時白欲除權
官公荅曰儲君不可以爵人私請於政官况權管乃邊
將也邊將之職何可私於尚方之雕工乎人多為公危
之而公少不動謹扶同春集

禹兵使尚中方主湖西鎮其遊於營中者語人曰滿朝名
宰不有請托之事者四家清陰金相國浦渚趙相國迺
陽李判書時白趙判書綱也清白自持之人亦寡矣乎

凡居要路者多為親知一有懇例通關節請囑而或致謬誤
以有怨悔故惜名節者或不肯為而趙先生浦清則不
屑其不為也凡為請得書簡而未者皆滿其意而去嘗
為閩說推奴事青陽倅素不相識而發書焉當其無該
患民署也求藥物者四來先生手書行下一日累紙嘗
語其曰求者日夕常責醫司三必厭苦每欲行下余
反自慚云然終不能拒人而止其求也治谷三官記
趙監司世燬為甲山府使時邑有蟠尾之役監尾者乞暇
求官於京城倅曰汝是塞外白徒何從做官傍有一人
曰北人持細布幾疋貂皮幾領人參幾斤入京求官則
無不得者彼之所欲在其鎮萬戶其願雖高所持甚優

當俯取之如摘髭至倅旁觀之倅謂妄誕而猶許之不
數月果如其言一名官聞其事慨歎西銓長之不廉余
曰掌銓者固不無受賂者而亦多有見欺於人而得謗
者名官不信之後為西銓長為人所欺大得受賂之謗
始喟然曰吾於前日輕論先輩乃今知罪云閩居漫錄
近者閩卷間有劉婆家積萬金締結名官宰相及將兵者
妻妾婦女作為心腹探知卿宰家所信所畏者以至於
奧密之處歷三詳知隨其蹊徑而賂之操縱伸縮皆如
其志事無不成常謂人曰有賂而不得官是由不善用
賂也其無才能可知惟幸得官將焉用彼哉其視朝廷
如濟友之家云時 肅宗乙亥也閩居漫錄

南藥泉九萬乘西銓時林滄溪泳在扶餘薦一武士抵書
于其子鶴鳴冀轉白後數日送書曰更思之所薦之人
乃為公公則少而為私分則多幸還送前書昭隱縣

吾與進士李萬華相知四十年身居大臣之位亦幾三十
年而未嘗一言及於仕字渠亦終不發我薦之言今世
所未聞未見者也今當身死始發一言藥泉與明谷書
李相國浣為守禦使有吏犯罪將抵死吏有妹為仁宣
大妃侍女憂愁得泣大妃哀之使淑敬公主請于李
公以輕其罪李公曰吏罪重不可赦余雖親承懿教不
宜順旨屈法况以曲逆乎願公主更勿為如此之請
大妃聞而愧悔顯廟益加敬悼公主即李公妹孫興

平尉元夢鱗之內也公私見聞

鄭愚伏經世有一表第一妹婚求仕甚切先生終不為之
地或疑問之先生曰吾豈不思但兩人皆不堪百執事
者豈敢以私情而輕朝廷名號耶蒼石公每歎其至公
無私人不可及云行狀同春集

處變

文靖公安上躋身隱為集賢殿大提學時方文士趨附安
平大君獨不能致公屢簡邀請或書屣屨以寄之則大
君簡何可坐答當親謝謁云而竟不至一日諸文士有
製述爭其高下曰此老當知之為往賢之公故以為高
者為下者為高諸士大笑曰此老耒耨表心不足較
遂絕廷謝光廟即位甚重之設聞瑣錄

鄭新堂鵬為校理時燕山問于玉堂曰予欲誅鄭誠謹可
否諸僚皆集以待公至曰可誅滿座愕然曰雲程有
是言耶公曰一人死與吾輩皆死孰愈誠謹遂死或問
於朴松堂曰鄭先生玉堂之議可謂能處變矣然以出

處言之似未盡松堂曰然

名臣錄

李陰崖紆赴燕時上使南袞得疾幾死公辛勤藥餌書狀
韓松齋忠耳語以這漢心赤士流公正色曰此同使也
唐言誤矣公之姪金安老奸黠媚嫉公待之加厚彼亦
不敢以謾語加之名臣錄

李判書紆與金安老有姻婭之親且同學於朱溪居平生
所為薰蕕相反安老每有收害之心而以公守止無可
乘之際及正德己卯諸賢斥死之日公亦黜出居龍宮
縣至嘉靖甲午安老以左議政受由掃墳于咸昌地先
送人於公告以常相歸路歷晤疇昔云而其賢忌惡而
探試之也公先見其肺肝將過之用乃以槐花湯沃而

擁衾而坐與之相接安老執手極其慙慙垂淚而告別
出而謂人曰陰崖公已矣無足慮矣君子之於小人有
時自晦而避禍亦其一道也松高雜記

己卯禍起金思齋正國以黃海監司極諫袁貞陷人之狀
靜庵徇國之忠作一疏累千言付幕僚南姓之以獻納
承召者曰須到京呈此疏一日夢神人謂公曰公若進
此疏士林當魚肉公驚覺即定驛子三人追還其疏於
碧蹄館南亦竟不發口人甚高之月汀謾筆

李退溪丹陽赴任時就別友人閔公箕閔公曰不見陳復
昌而來予曰未也曰陳家在隣今未見我而不見陳必
深憾恨同朝之義隨例一往何妨先生仍過復昌復昌

出迎驚喜明日未別于南公應龍家欲為啓請留內先生翌日即發行赴郡後復昌屢通簡詩先生一不答焉先生語及此事深以見小人為辱退陶言行錄

盧蘓齋常與陳復昌同入試院其後一遣復昌之門留刺而還復昌深幸之每持其刺袴示未訪者曰寡悔訪我不在而去此其所留刺也丁未壁書獄公得罪復昌力救流配瓊島十九年始得放還超陞至大拜其間復昌以大憲得罪謫甲山公視復昌子如家人每到則不通姓名直入云日汀謾筆

光海癸丑應學獄起三司交章請誅永昌且歎三公寧百僚廷爭揚言於殿上時明甫漢陰為首相余為左相日

侍鞠遲明甫退問於余曰廷議如是禍將先及於大臣子將如何余曰禮云內亂不與焉我何必為永昌死也子以首相常辨此論若令出置闕外則我當屈首從之若如三司之議則不得不立異明甫笑曰吾意也獄事日惡臺官鄭造尹認首教廢母之論余謂明甫曰吾得死所矣前日為永昌死則傷勇今日為母后不死則傷義令人既誣引春秋我粗習春秋當引經據義以破之

白沙集

李鯨城恒福早樹勲業為中興名輔真不世出之人豪也亂平後公入相數歲而罷既而宣廟專任小北一隊光海初再入相然時勢已無可為者公不能匡正間雜

詎謂有安石坐鎮之意物議甚不快宋公英為下鄉時
往訪值駕乃以一大西瓜遺侍者進之公還見曰此人
殆病我以與世推移也 光海嘗削任叔英科公不能
力爭沈一松喜壽反爭之石洲語人曰豈知今日鰲城
乃不及於沈某乎石洲之獄亦然物情盡賅及永昌之
議漢陰歛守正公謂為永昌死則傷勇漢陰先敗後五
羊而始自廢 大妃為收議辭意凜然竄沒北塞訪公
者大服所為恐負遠東翟黑子也蓋公任黃龍相以來
始讀左氏春秋禮記等書見識文章益大進可謂能先
立乎大者不惟其天資為然也 南溪記聞

嫵路

宣廟朝儀賓全昌尉柳公廷亮常納伶官孫某女為妾而
非其願也余先考左相公時居臺職論劾之柳公子叅
判滄與先考相遇輒避不見一日先考往拜柳公命
叅判出見屢促而後始出公戒之曰吾實犯科鄭公論
之當矣鄭門不以私怒中人故視我無異於昔吾何有
憾自今日往來如舊勿以芥懷叅判不敢違相友如初
公私見聞

仁祖甲子張谿谷維在玉堂以江灘失守請行李迨平貴
軍律谿谷與迨平子迨陽情若兄弟而不以私依昂迨
平或迨陽曰失誤軍機法當誅張輩之請以按律乃其

職也汝輩案勿仇之招使相面公私見聞

崔逢川鳴吉嘗語子牙曰以斥和攻我非私惡於我有意

構陷之也乃天下公義理朝廷大是非所爭者公義不

當與為讐嫌汝輩宜知此意以故如申公恂即丙子春

發啓之人完凌兄弟與申執義命奎交往不替昆命泉

丙子亂後鄭翼憲太和為平安監同時驛路凋弊仁祖

屢下嚴教使客不得張蓋乘轎崔相國鳴吉之兄完川

君未吉迺慰勅行獨乘轎鄭公狀聞終至對吏勘罪崔

公初甚怒曰鄭公待我兄何薄也又更念曰彼之所執

者法也我之所怒者私也以私怒公豈公心為國者予

更不芥意焉公私見聞

朴臺官啓榮於丁丑下城後見清陰金相國故鄉不任以

不韙之日彈論後清陰之孫金相國壽興長地部朴臺

子判書信奎為郎官意金公不欲相對托病不出金公

曰於私義雖不相交豈以吾家私讐廢朝家揀用之人

子勸之出仕仍與同事時元老諸公皆以金公此事為

得體去公私見聞

復讐

仁祖朝甲子適慶青興居李重老豐川府使朴榮臣戰亡
於馬灘賊將李守白取屍水中而斬其頭送于官軍及
賊敗守白斬適明璉未降特免其死而分配之後數年
因大赦任便居住甲戌重老之子文雄榮臣之子之屏
等斬守白於京師路上疏請服殺人之罪上命禁
府鞠之讞上命議大臣領相金瑬議曰殺人者死通天
下亘萬古之大法也被殺者之切罪固不暇論也使守
白有罪而無功李文雄之罪不當減也使守白有功而
無罪不當加也自古及今為父復讐者多矣帝王之屈
法而宥之者亦多梁天監中淮陽人常邕和殺其太守

成安樂舉城內附武帝以為功而賞之安樂之子景高
購人刺殺武帝義而釋之我成廟朝申用漑之父漸
為成吉道觀察使被害於李施愛之黨用漑劍斬父讐
於白晝都城之內提頭詣闕請命成廟竟赦之以言
其擅殺有功則景高之事近之以言其戮人都中則用
漑之事近之執此二者而論之文雄等之當可以定矣
况忠臣之子為父復讐殺一逆豎而置法抵死則其於
扶倫紀崇節義之道果如何耶上以為文雄等知其
心死而殺之則為孝今料朝議必如此而殺之不可不
罪然竟赦之金判書時讓謂同列曰文雄等雖云復讐
擅殺人命罪當死而不死則自此補以復讐擅殺人者

相結矣

北渚集五荷潭錄

仁祖朝虞侯金俊民奴金伊夜入俊民家斫殘肢體其子
成一成九不為營葬伺察賊魁動靜場市中獲得金伊
及其父母手自屠戮使家人懸其肝于其父殯前而即
詣府自首繫獄請死潭陽府使李潤兩推官光州牧使
任孝達援引前代復讐免死議轉聞于朝該曹請依大
明律杖貳條施行上特赦之元菴集

甫廟庚寅慶尚道三嘉出身洪弼弼為人所殺其妻崔氏
與其女洪氏積年伺便手刃報仇道臣以聞上以其兩
女節義凜凜無愧古人不但特原擅殺之罪而已令議大
臣判府事李濡左議政徐宗泰皆言倚法專殺後弊可

慮旌閭之舉有難輕施請令給復以示優嘉上從之
寶艦

文章

我國文章始發揮於崔致遠。入唐登第文名大振至
今配享文廟今以所著觀之雖能詩句而意不精雖上
四六而語不慤有如金富軾能贍而不華鄭知常能曄
而不揚李奎報能捍闔而不斂李仁老能鍛鍊而不敷
林椿能縝密而不閤稼亭能的實而不慧蓋齋能老健
而不藻陶隱能醞藉而不長圃隱能順粹而不要三峯
能張大而不可檢世福牧隱能集大成詩文俱優然多有
鄙踈之態準乎元人之律且不及其可擬於唐宋之域
子陽村春亭雖秉文柄不能及牧隱而春亭又卑弱
世宗始設集賢殿述文學之士有如申高靈崔寧城李

迺城與朴仁叟成謹甫柳太初李伯高河仲章皆擅名
一時謹甫文瀾豪縱而短於詩仲章長於對策疏章而
不知詩太初天才夙成而其覽不博伯高清穎若散詩
亦精絕然儕輩皆推朴仁叟為集大成蓋為其經術文
章筆法俱善也然皆被誅其所著不顯於世寧城精以
回六迺城能為科舉之文而惟高靈文章道德一代尊
仰繼躅者徐達城全永山善晉山李陽城金福昌及我
伯氏而已達城文章華美而其為詩專倣韓陸之體隨
手輒成豔麗無雙以掌文衡永山讀書必誦故能得文
之體其文雄放豪健人無與爭其鋒然性無檢束故詩
之押韻多錯不中窠臼晉山詩文典雅天機自熟於諸

子最為精絕陽城詩文俱美如巧匠雕鑄自無斧鑿痕
伯氏之詩得晚唐體如行雲流水之無礙福昌天資早
成以班固為準為文老健嘗編世祖實錄大抵叙事
多出其手此數子皆善鳴而一代文學彬彬矣備商叢語
大觀齋沈義記夢書歷舉吾東方文人才士以崔孤雲為
天子乙支公李益齋齊賢李白云奎報為相李牧隱禱
為文衡自家為奎壁府太學士北壁主坐陳萍鄭知常
為東西壁崔猗山灑李稼亭穀李樵隱仁復李齋亭達
裴鄭雪谷補林西河椿鄭三峯道傳崔櫟翁滋金濯纓
駟孫南秋江孝溫置之於掌文書之任以卞春亭李良
為知印俞斯文好仁為胥吏又以金時習為賊將而自

家筆騎詣墨受降凱還託夢為說以揭藝苑之月朝平壤誌

李貳相德潤見崔簡易堂簡易曰近觀牧隱文集碑銘墓誌冠絕古今東國文章當以牧隱為首為子孫者何必着功於韓柳讀牧隱集可也許天使國求觀我國文集竒高峯大弁以李相國牧隱佔畢齋四佳著集投進天使遍閱諸集即為捲退獨取牧隱集吟咏不釋臨還賫去及歸中國又請累帙倭使玄方之來亦請牧隱集而去宣廟於經筵問東國文章何人為首籟齋栗谷皆以牧隱為對云竹窓閑話

金文平公守溫諸子百家無不探討尤深於釋典常謂人

曰學文之切須要熟讀一書又當緩而思之急速則難嚼其味我操心定性故觸處皆通也少時每從人借書來往泮宮日：抽取一張藏諸袖間而誦之若有遺忘之處則出而視之誦已即棄故誦一帙則一帙盡矣申相文忠公有受賜古文選莊橫新巧愛之不離手公往借之懇文忠不得已借之踰月到其家則裂取之斥瓦塗於壁上烟薰莫辨問其由則曰吾嘗臥而誦之矣其為文章筆勢浩瀚如長江巨浪滔：不能過人有求詩文者信手而成未常起草或有人荒求者雖至八九令人搦筆公四顧呼之各適其體而文不加點然長於詩文而拙於治產每布書籍於床施席於其上而寢之

人問其故乃曰床冷無氈也門前有大槐樹嫩葉成陰
公令奴鉅斫之人問其故乃曰家中無薪欲炊飯也事
多類此 痛齋叢話

金濯纓駟孫赴東堂試初場醉眠曳白而歸中場又醉眠
曳白而歸及終場盡帖三場紙連數十幅而入考官以
中興策問之駟孫乘半酣揮洒數十幅而未日未斜矣
及掛榜日使人往視之曰汝往視上頭第一名無我名則
還勿復視之往視則果第一矣 於于野談

南上亭赴京時以閣老李西涯方負一時文章名持佔畢
齋集而去因門下人呈進冀得印可之語云河西涯曰
此文章固好但疵點太過反為病矣 月汀漫筆

竒高峯大升嘗言梅月堂所著詩極高其詩才雖十人割
裂一分有之其於秉文衡優為之云 月汀漫筆

金慕齋未釋褐已以知詩名成判書馨叔適居家養病熟
觀杜詩作四韵一首自謂可擬古人一日語于夏山公
世昌曰聞汝友金某能辨詩高下汝可於常紙令下人
寫我詩懸竈上數十日以作年久之樣以示金某而問
其為何代詩夏山邀慕齋於其第同坐客位而判書陽
壁坐夏山問曰家君檢得此詩於舊冊籠中固知是古
人作而未知宋末耶抑元人耶慕齋讀二遍曰此詩格
卑既非宋末又非元詩乃今時之作又問莫是崔孤雲
李牧隱之作耶曰崔李格高實非其作然在今人之作

甚好他人恐未能辨此聞大監近讀杜詩若精思鍛鍊則可有此作或是大監之作也判書開閣而出見之曰不意汝之知詩一至於此

月汀漫筆

慕齋身思齋正國嘗以知詩自許慕齋為嶺南方伯時聞一校生姓宋者能詩招見於月波亭令作近律乃書曰金碧樓明壓水天昔年誰攝此峯前一竿漁父雨聲外十里行人山影邊八檣雲生巫峽曉逐波花出武陵烟沙鷗但認陽關曲那識愁心送別筵慕齋得之大加歎賞歸語思齋曰此必鬼詩非烟火食者所作果然宋初不解文而得女妖後女妖常教之寫字因有名其詩篇無不極美其後家人以術牀送其妖乃書示於掌

曰花婦今為洛水神世間皆是薄情人遂去宋依舊不識字此說似誕然南人傳者甚仔細云思齋蓋自以知詩為信甚喜

清江小說

書翰

文順公評論東國書訣以金生處神品茅一僧坦然居茅
二晉陽公崔瑀為茅三柳伸為茅四又以學士洪灌寧
相文公裕宗室僧冲曦道休侍郎朴孝文宰相柳公權
邵城侯金居實宰相奇洪壽學士張自牧山人悟生了
然為妙品絕品之次序而今則無一留蹟處季之名書
柳巷韓脩獨谷成石磷僧幻庵迩在百餘年間而傳播
不多本朝杏村李巖直提學崔興孝安平大居瑢仁齋
姜希顏成三亭任鄭判書蘭宗朴司諫孝元任士洪朴耕
皆工書崔之草書瑢之行書盛行于世而今已稀貴矣

金生書極高太櫓院三字掛於屋角則家傾改掛傾處則

還正云月憲夜話

倪謙見安平泛翁冊三字曰天下第一筆也請書數百幅

歸奏皇帝使十三布政司刊布月憲夜話

成廟朝成鏡道儒生朴元岭善書常伐馬人疏 成問誰

所書也以元岭對之命右政院賜酒肉出箭筒使書具

面以八仍以御書屏風賜之末閣記

寫字官務微洪武正韻雖為名家所輕而方正謹密古所

未有中朝士夫家多藏我國俗揭字本以為寶我人求

書則或出而示之王鳳洲有評曰紙如截玉字如點漆

我 宣廟甚愛此筆書李海龍李福長李景等五六人

以寫進易經重被激賞其書絕妙令殉之室皇云

集筆堂

韓

石峯生於松都日者占之曰玉兔生東高洛陽之紙價

是况必以善書名稱長夢王右軍授以所書者再臨帖

若有神助楮額直草各臻其妙提督李如松麻貴北海

鄧季達琉球使梁縈皆要筆迹以去王弇州筆談補石

峯書如怒鯢決石渴驥奔泉詔使朱之蕃以為當與王

右軍顏真卿相優劣 宣廟見其大字歎曰奇壯不可

測也御膳法酒絡繹於道又遣中使錫宴于家又命除

加平邸守諭之曰必要再書者欲使傳於後世倦時無

強作勿怠勿迫及病藥醫交踞訃聞賻賜甚厚生於萬

曆癸卯卒於乙巳二十五歲進士 月沙集

楊士彥字應聘號蓬萊 明廟丙午文科官至府使公善
作大字嘗在襄陽別業寫一飛字屬其子曰吾之精力
盡在於此尔其護惜乃藏于空室一日有風從海上來
飄揚其紙騰空而去不知所之後審其時日乃蓬萊去
世日也其事在矣 芝峰類說

成廟朝有一人上疏 上問曰誰所為也曰士人姜信也
亟召之使寫楷書草書而進 上曰楷書當無此人比
遂授造紙別坐累召見之知其可用數年間躡至判決
事寄齋雜記

趙進善諫精於筆法嘗謂余曰聖廟殿額乃韓石峰所題
千古絕筆若方古人則羲之能為獻之不能也羊久必

至朽破恨無人模印廣布也鼎重聞而藏之心中矣印
恭國子長始模出翻刻以印本質於公則公有目疾已
數年使傍人指畫而評之曰其中大字右畫放頭少低
不免一疵吾嘗得之泮中故老方石峰寫此時獨於大
字易數十紙至今餘本有見藏者云 老峰景

文集

中朝人所為文章輒即刊布蓋出於好事而前朝李奎報
本朝徐居正姜希孟文集及其生時亦印行於世云
芝
峯說

姜文良公景醇編晉山世稿有與金叅判壽亭點抹增損
以快耳目揚先世詩名於後人者人以為孝亭上舍永
禧家有其祖文禧公頌祖詩集有人問予之家集可以
印行乎永禧曰我祖雖有能文名而家集所載無一可
傳者嘗挽一門生詩曰三十二而卒不幸同顏回此句
之外無佳作豈可刊行人以為不孝乎則不以為然直
述父祖之行藝是乃孝道假使巧言飾筆以譽父祖父

祖之鬼寧無愧於真之之中子謏聞瑣錄

碑誌

孔大憲瑞麟以清白吏為中廟朝名臣墓在龍仁處仁

佛成洞表石前面只書職名夫人配附旁隅只刻四字

曰平生清苦此可謂近世浮夸之哉昭隱具

有一上舍請書其先祖墓碣於成醜松其文乃李季甸所

撰先生默閱良久曰子識季甸所為予對曰不知也先

生曰許翹傳有此人遂不復言名臣錄

余嘗與金清風權同在栗谷門下清風為請其祖金大成

碑文栗谷不荅清風撫然而退於余曰頃待間請問

也余如其說則荅曰其處死之義甚未安故不許矣余

以是言於清風後竟不敢復請云沙溪語錄

李相元翼吳相允謙皆耆舊宿德而李相名蓋重李相在世時屬李俊叔平預撰墓碑蓋不欲其溢美而李作補道甚盛吳相臨終遺命勿立碑勿請謚二公所為正相反而論者謂李公於此當輸吳相一着云 蘇谷漫筆

世之為先人請碑銘墓誌者必於文翰之手而或不得請則遷延未取者亦多矣碑碣立於墓外誌石埋於墓前歲久而碑碣泯沒則可考誌石而知其為某人之墓也碑誌之設意蓋在此然則碑誌不必用各文用一文似當而自古各文請撰於西人是何意也愚見則如是知禮者幸可商量耶 聽天雜錄

肅宗丁卯江華留守申巖所啓先王國恤時領議政金壽

恒為摠護使以江都石物全為國葬時所用嚴禁浮取之意陳達於榻前頒布事自而今此光城府院居墓道石物都定於本府掘土曳石之際亦較必多損傷矣領議政金壽恒曰江都石物最為堅強故近來士夫家碑表皆用此石今若只禁私用則禁令難行矣碑表則雖取其品好者其他石物無處不可而必取江都石實為弊習矣 上曰光城墓道表石及他表石二箇外其他石物移定他處此後公私所用一切禁斷可也 脩局騰

雜術

光廟為首陽大君春秋十四宿一娼家夜半其所與私者
來叩房門 光廟驚起足蹴後壁：倒因出騰身超過
穀仞墻從大道走行一里許道傍有古柳樹遂隱其腹
其人追之不及又失其蹤跡乃咄叱而去有頃有長者
啓門而出搜溺小橋側仰見星文恠之自語曰紫微：
柳宿必人居依柳樹像也甚可恠也良久而還入 光
廟乃歸翌日物色之乃觀象監善推步者也 五山說林
燕山戊午鄭虛庵希良以翰林謫義州還公善推筭嘗云
甲子之禍甚於戊午居夏德水縣南一日散遣童奚獨
守空廬老蒼頭意給使闕人不淹刻徑還則公不在矣

四出細蹤之只見祖江上故屨二隻脫在汀沙疑必沉
江或舟或洞竟不獲屍或言道傍一院壁上題二絕云
鳥窺頽院穴人汲夕陽泉山水為家客乾坤何處避風
雨驚前日支明負此時孤筇遊字宙嫌鬧並休詩此必
虛庵作龍泉談卜者金倫少時遊平安道香山等處一
方外之士名李千年者從行遊歷諸山幾六七年得授
數術以觀父母辭還嶺東本家仍推數斷人吉凶禍福
百無一誤嘗見其所錄生年月日時五行甚詳東京師
有申判書景澗好卜書倫往訪之因閱其書錄至鄭希
良五行忽驚曰是吾師李千年八字也思齋撫言
余甲子秋當應舉招一盲問曰汝知今年壯元乎盲曰丙

申生李姓人也余因戲之使推吾命曰此乃丙申生李
姓人也盲曰當高中而非壯頭也既已叔獻魁焉果亦
丙申李也叔獻有才可壓一榜人然亦天數有定耳丙
子春前盲又到吾家時方式年而未出殿榜余問曰甲
子秋汝能知吾榜龍頭今式則何人當魁盲曰得姓五
畫者當之余歷數會試榜則唯尹字為五畫而尹箕之
外無他焉殿榜及出而尹箕果元清江小說
禪官雜記言盲人金孝命預言今年生進壯元而草頭人
則蔡無逸木頭人則李應云可謂善卜矣至癸丑
年別試或問孝命曰今年科舉何如答曰金姓當魁李
姓居末矣及榜出金慶元李慶禧也清江小說

田禹治嘗往申全齋光漢家宋麟壽亦至全齋曰子何不
作一戲已而主家進水澆午飯禹治方食向庭嘆之皆
化作白蛾片而飛又嘗往友家座中曰君能得天桃
否禹治取細繩數百把向空擲之高入雲霄鳥而垂
令童子緣繩而上曰繩盡處有碧桃可摘下座中但見
童子漸沒入空中移時碧桃和葉和案亂落庭中競
取啖之甘液淋漓俄而赤血自空點而下治驚曰此
必守桃者告上帝理此兒俄而臂脚身頭相繼墮地座
客無不愕然失色治徐步下去收拾四體若有連續之
狀有頃童子倏然而起踉蹌而走座客又相顧大笑後
以左衛感象遠繫信川死於獄中太守使之埋之及親

戚移奠啓棺視之只空棺矣野於先居言一日治來借
杜工部詩一帙先居不知其死而借之後聞之死已久
矣五山說林

我國陰陽皆主五行久矣子平始於金司諫洞星曜始於
庶孽宋祀連洞取友必以命道通顯者如字人以此物
色其窮達嘗以事繫獄援引李苞：憤罵洞曰汝何以
援我洞曰我以無妄被囚百思無計吾儕友中惟汝命
最好必為政丞久享洪福是以援引矣苞反大喜果蒙

全釋竹窓閑話

李僉知公佐生於嘉靖癸未八月二十日亥時與朴相導
五柱皆同俱於癸丑庭試登第而朴為文壯元李為武

壯元朴官至領相辭退下去永平地三年而卒壽僅六十七嫡有一女無子側室有男而年少未成立李嫡有四子一女側室有一男一女嫡妾子五人俱登武科李曾任三品府使以五子登科加級陞堂上今年八十一尚無恙長子應解見任嘉善水使餘四子皆出六品以爵位言之則李不敢朴以享高年多男子眼前之榮言之則李所獨有而朴願欠焉五柱同而乘除之理存乎其間人所未曉談命者求其說而不得乃曰李生於亥初而朴亥末所以不同此又舛也月汀漫筆

鵝 溪李山海過南師古班荆坐話西指鞍嶺東指駱峯曰他日朝廷必有東西之黨駱者各馬也其終各散鞍者

革而後安又在城外其黨多失時必因時事之革而後興終必磨滅其後西黨失時沈義謙輩因恭憲王陟祚時而大盛鄭澈輩因定鄭賊之變而興尹斗壽輩因值播越之變而興又有略干人因今上即位初年而興東黨分而為南北大小骨肉之讒其言皆驗於于野談南師古 明廟末年乘遊京洛與權判書克禮相厚嘗言曰不久朝廷當分黨又不久當有倭變若起於辰年則獨有可救起於巳年則不可救云又嘗謂人曰社稷洞有王氣當有大平之主出於其坊與金潤身過東郊外指恭陵迤地曰明年東封泰山云潤身恠而更問師古曰明年當自知之如是者不可縷舉朝廷自乙亥年間

始獲貳迄今將五十年未已倭寇發於辰年 宣祖自
社稷洞潛邸八承大統泰山即恭陵之謂也 文定崩
於其明年葬於恭陵云 象村說

南師古一日過崇川外姓人家時宿雨初收望見白雲橫
帶於小白山腰有喜色人問其故曰此祥雲也不久當
有兵火在山下者皆得全安豐榮為福地也壬辰倭寇
至豐榮去雋嶺路不遠數日可至而賊終不入 菊堂俳
施文用者壬辰天兵之逃而不還者鄭仁弼以族妹妻之
文用談風水占筮仁弼一動一靜皆答之遂進于 光
海以為興土木之階 象村集
十數年來士大夫之間好談風水至有遺棄其親者識者

嘆之 光海壬子年間有獻移都之說者至下朝廷雜
議未幾有性智施文用等獻營造新闕之議而土木大
興民墜塗炭 象村集

金沙溪長生曰古人云亡國之道非一而好兵者必亡
身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亡余欲繫之曰亡家之道非
一而好雜術者必亡 日繼錄

仁祖朝武人朴震龜通河洛數丁卯胡慶都下奔波朴獨
挈妻子自鄉入洛見者皆笑以為非狂則愚胡兵到平
山請和而退其先見如此以昇平全公塗軍官一日往
謁仍進木龜曰用此則足以當一面昇平以為迂怪而
却之退歸其家爵不樂蓋震為木自謂也常到南漢

城密謂其所親曰此城數年後當有奉天之厄我未及見君則見之乙亥朴病逝丙子亂作果符其言官至宣傳官齋志而終惜哉菊堂俳語

韓世良精於天文望氣之術嘗言丁地有殺氣早晚必驗云未幾有沈賊兇遠之變沈家在雙里門洞即昌慶宮之丁地也乙酉三月大星八輿鬼星又言國必有重喪俄有昭顯世子之喪如世良者亦不易得也菊堂俳語
觀象監正朴瞰於顯廟壬子年間謂人曰近日乾象示變歲在甲寅當有白衣之會而從此以往公卿大夫多罹禍網得免者幾希矣至甲寅二月仁宣張大妃上仙瞰曰恐不止此其年八月顯宗大王昇遐又於乙

卯年間雲南王吳三桂建鄴改元象謂燕都朝夕必亡而瞰獨曰福德在燕雖百三桂出燕不亡其言皆驗問居漫錄

今 上戊干 上候未寧宮人輩聞巫女一令者以靈巫見稱招致外宮俾令為國家禱疾其供具之費甚多巫曰吾假托憑神欺取人尺布升米以資衣食而恒恐皇天降罰豈可欺瞞大內乎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吾見士大夫之猝致富貴者未嘗有一人令終寧受重罪不敢承命老宮人掌事者喟然太息曰使朝廷士大夫皆如此巫則豈有橫罹禍網者乎招他巫代之目結錄

靈異

雲峯八良寺有血巖乃我 太祖勅滅拔都之地石上斑
 血至今若新漬壬辰巖血流而倭寇至恠矣 芝峯類說
 世宗庚子始置集賢殿二十員得人甚盛殿南有大柳已
 巳庚午間白鵲來巢子皆白鵲年間布列顯要者皆出
 於集賢丙子六臣亦皆顯隆癸酉甲戌柳忽盡枯我戲
 柳誠源曰禍必自柳始誠源果敗集賢殿尋罷 筆苑雜記
 宋僉知應漑嘗謂余言其堂叔圭庵公將死日家人實未
 知有朝命其家神主房內覺有閣閣聲恠而視之則圭
 庵父公之主自下靈床至窓下而頭叩壁似作悶迫狀
 已而聞金吾郎押藥赴誦所云圭庵即宋叅判麟壽自

評表德曰眉叟清江小說

世傳魯國公主陵中多藏金寶城內人家馬逸主追及之其馬駁然直至營陵後崗而立主始捉之因下視陵所停設冶爐二人有穿堀之狀來告于官時沈相守慶為松都留守嚴卒捕之賊昏迷失措不知為官人不離寸步而就縛留守設刑具究問皆歎吐實使即吏審視之椎釘什物狼藉穿竇幾至丈餘殆非一二人數月之役矣上聞于朝即遣官收捕二賊置法逸馬之到陸馬主之告賊豈非神明之所誘乎竹憲閑話

車軼松都人嘗差辱凌寒食奠祀官見其丁字閣年之雨漏椽椽腐敗塵埃滿壁庭草蕪沒床卓冠四歲久朽破

軼問於年老首僕對曰本陵祧遷已過百年一年寒食外香火斷絕祭官又非京差奠獻拜禮不中常式牲酒瘠酸視為尋常祠門一閉終歲閭寥陵卒亦減守護無人安得不至於荒廢乎軼聞言淒感親董修掃精脩祭物沐浴行事祭罷就寢夢有紫衣中使宣召曰主上坐殿遂引入一大門望見殿宇深邃王者坐於榻上惶恐匍匐而入王曰向來祀官皆不致誠予不願享久矣今日饌品頗極精潔予甚嘉焉聞爾母方患帶下之病予以良藥賜爾且曰必有後福軼天明出洞口有鶻自後倏然飛過落一大魚於馬前生氣激跳躡於地乃鰻鱧魚也其長盈尺軼感夢中事作羹以進母病遂愈軼

官至郡守子天輅能文章官僉正雲輅亦有文名官吉
正竹窓閑話

壬辰三月 健元後祭余以獻官進去三更班定後忽聞
後上有嗷咽哭泣聲初不識為何音班中一官言此何
聲一班齋言吾等亦聞是聲因此尋聲則聲出陵上祭
官上下莫不悚然自後連日不絕齋即及守護軍等習
以為常其年五月倭寇大亂積柴於丁字閣焚之柴盡
而火自滅丁閣棟椽完然如舊如是者三四而終不進
熟後俱其有神更不敢犯而去白沙集

壬辰之亂倭奴掘箕子墓左邊深一丈許堅不可鑿俄而
樂聲自壙中出賊俱而止平壤誌

壬辰倭亂有一將入處宗廟不得亭處移于南別宮又

健元陵丁字閣麻田崇義殿鳳山客舍屢火而自滅終
得無恙亦靈異哉 芝峯說

白沙李相公 宣祖辛卯年間為承旨公退閑坐閣者奔
告曰一人踵門請謁而衣襤褸狀貌凶獍不敢正視李
公惡正衣曰茅引來其人入着破笠撰弊衣繫袴甚狹
僅周脚脰穿破黑靴面大如盤身長一丈有半腥臭不
可近直入跪公前張赤口咭噴語良久而退公從子鰲
山居擢男走夾室驚問故公曰渠言是白岳山夜叉
明年將有大亂而無一人憂者一勝痛心獨公可以此
言聞故來告之云其明年即壬辰倭寇大至國幾亡而

李公終樹中興大刃夜又言果驗東平尉威異篇

白沙李相公少時嘗就友人家居世居少女子日來其家仰視公一日天大雨公獨坐女作未仰視公恠問之女兒曰兒本巫人有所憑神欲謁即君公曰與之俱來至夜而止月微明女人口神至矣開戶視之少年貌玉雪眉目如畫藍袍紅帶冉冉來公冠服出迎揖讓而入問曰幽顯路殊何為相見神虛啼曰我王子祐城君也遭慘禍紀冤泉壤聞世間公議以為可如而凡人神魄類弱無能接我者公雖多他日大貴氣魄能相接其言又足徵信故願承一言之教公曰仲雪久矣豈不聞乎神曰因祭告知之然此特出於親之思不欲聞

者公議也公具道世人所以哀愍其至寃者神泣數行下曰信然者雖更九死無餘憾矣仍令巫進果穀品遂辭去公出送之數步而滅公人為述誕終身不言晚年

北謫始李文惠公安訥之威異篇

光海戊午五月公在青配正夜夢宣廟臨軒御自成

龍金相命元李相德馨八侍宣廟下教名先海

曰其也無道我害骨肉繫母后不可不廢李和啓言

非李恒福不能決此議趣命宣公悚然而覺謂子牙

曰吾其不久於斯世矣越二日卒行狀

國舅迺與金谷於光海癸丑因偽為賜死既葬之後發

戮其屍幽其夫人盧氏于濟州夫人在謫十餘年絕望

生還一日有鵲飛到笑后前語查。不已如報喜狀夫人
歎敗人若有何喜事而鵲報如是蓋鵲非海島所有而
忽有之人皆異之我德。仁祖政。承旨奉。人妃
徽音為迎夫人來迫朝天館一為權呼審問鵲所從來
則舡人皆言舡散海而寺有鵲飛坐樞竿將近。顯忽
然南翔而不知其去處。始知先使者報喜如此公私
見聞

仁祖丙子。清兵猝至。上。郊。江都駕至南大門
聞虜騎已塞前迫轉入南漢山城既入有以宜從間路
馳入江都為言者。上然之乘馬出城向江都。上所
乘馬忽斃掉流汗立而不前御者加鞭而猶不進。上

曰此甚異常不可強行攬轡回鞭馬。心疾遂罷駐南
漢後聞青將喘上必移入江都。大。路矣馬之
不前豈非天耶。日結錄

海州平時。官養羊。數十。士。寇八州具羊走避
於山城十里許地。寇。不其之前其羊相率先
入城。照視則無一見。亦靈矣。智矣。是峰言。

。以院。於大寺。於。殿。十年後。閔宗道。書。居
之。有議政手植梨甚甘且大。閔家八居後全不結實。甲
戌後其庶孫訟冤還。梨又結實。也。馬

肅宗己巳五月。中宮閔氏殿下。於安國洞。私。官。供
既。兄。家。於。備。以。供。朝夕。一日。進。一。活。雌。雞。

祀於庭以養之甚初漸異久則化為雄鷄庭中主
梅樹枯已三年忽然開花未一月以甲戌四月復坤位
闕居遺錄

崇義殿在麻田江岸王太祖任弓南時自京往未憩息
殿前王目太祖故宅 昔有人偷割祭肉 其
夜祭官夢三五列 殿 思或偷肉者斬之翌朝授其
人即首服孤罪又有高負 內帷帳冕用而出者未及
門四皮 一得不能移一 執捕 故邑吏甫敬將守
不 少解云 芝峰類說

報應

李縣令入麟娶參判朴彭年女合昏之夜夢有老翁八人
來拜於前曰某等將就死公若活之有以厚報李驚問
之則饗人將以八鼈調羹即令放于江流一鼈逸去小
奚持錘以捕之誤斷其頸死焉其夜又夢七翁來謝後
李生八子名之曰龜鰲鼈鼈鯢鯢志其祥也皆有才
名人比之荀氏八龍黿字浪翁行義文章尤為世所推
以佔畢齋明徒死於甲子之禍其驗尤著至今李氏不
食魚鼈 涪溪記門

政院老退吏金者於修撰某家最親 顯廟壬子年間修
撰問曰汝於少時亦嘗美奸於謁聖庭試之科乎吏曰

身為吏胥事有不得自由者豈無一二行奸而自見驚
心之事惡念永斷矣問甚由吏曰一名官有文才而賦
性不直臨科而不行奸則心其癢之與政院吏甲結為
腹心每當謁聖庭試使甲密識所親者試卷字標必用
奸乃已故科日迫近則輒有鬼變悲哭之聲在於屋梁
間而名官猶不改行一日空有大聲名呼名官曰我是
政院吏甲之父也神鬼以汝科場行奸論汝罪擬將先
殺汝子孫絕其後仍以恠疾病汝辛苦萬端而命盡汝
自有罪宜受此報而吾子以下賤之故被脅同惡而神
鬼亦將降罰此汝罪雖減一等不絕一縷嗣續而吾子
若孫且不免酷禍汝吾之讎也自此二日一來三日再

來來輒哭之名官心甚恍惚如癡如狂未久而其獨孫
獨子次第死又未久而名官仍得心疾數年而死吏甲
被俠客蹴脅而死只餘一孫而病膝不得娶交其婢生
一兒亦病啞不能言吾目見此事誓於天不復作奸云
感異篇

今 上庚申春許及第積為首相堅謀反事覺朝家設鞠
治之及第急出郭外席藁竢罪謂老族曰吾少時為憲
府官路見年少賤漢之所著服色如貴公子者捉囚之
獄閱衙將杖之被囚者之妻乘憤詬辱於門外孥入見
之其服飾奢僭又如王家女即令猛杖而並殺之至堅
生之日夢有老人來言曰汝思某年間殺人夫妻事乎

罪固當死而童駭無識之兒何知法理重罪其父母可也而使幼男幼女一時駢死天以是降罰生此惡子于汝家覆滅汝家余覺而惡之至今不能忘而以事涉虛誕不敢向人說道今始乃符皆由余積殃所致而事皆前定亦無奈何

因繼錄

雜考

丁卯胡差劉海本我國晉州人本姓慎名敏父應昌十一歲入劉提督繼軍冒姓變名為海丁卯後官應昌六品軍職使之乘駟上來以見其子後海改名興祚與其弟興治與良等焚其家舍若燒死狀來降于檄嶺毛文龍庚午興治反殺陳繼盛而張壽等又殺興治

於野潭錄

姜弘立韓潤等 仁祖丁卯引胡兵渡入平山就講和弘立朴蘭英代質其子留處本國西人之母俱死於數年前告哀追服吳信男無子不得代還從賊去本國請留韓潤賊不聽弘立既歸所娶漢女又來所率亦多轉成

心病仍致殞命朝廷復其官爵令該曹題給喪需清陰
以都承旨啓請還寢

國朝典謨

殷山縣官奴鄭命壽者丁丑年被虜入潘陽丁丑以後常
以譯使往來我國兩國事情相通一切任其掌握而操
縱之朝廷授爵以悅其心驟陞崇班又官其族屬至於
陞其所生邑號為殷山府下自公卿皆被詆罵而莫敢
抗唯以金幣務效誠款而已治谷三官記

